

## 惊鸿一瞥 已为永恒

——忆学界泰斗周劭初先生

□ 张洛

昨天晚上，赫然看到一则消息：江苏省文史馆馆长、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荣誉资深教授、我们敬爱的周劭初先生，于2024年3月11日永远离开了我们，享年96岁。心头不禁为之一震，一段埋藏在记忆深处的往事顿时涌上心头……

周劭初先生是我导师的导师，蹭个热度，算是我的祖师爷，现在在我家里书橱上还有《周劭初文集》七大本整齐地摆放着。在我的心目中，他是真正的学者、大家，现在各家媒体、学界人士都在深情回顾周劭初先生不平凡的一生，对他无不褒奖有加，称他为“学界泰斗”，诚不为过。所谓“金杯银杯，不如百姓的口碑”，用在周劭初先生身上最为恰当。在当年艰苦的条件下，周劭初先生竟作出非凡成就，除了天分，唯有毅力和勤奋了。南京大学能成为全国文学专业重镇之一，周劭初先生功不可没。

我听过周劭初先生一次课，大约是2006年春季，在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五四楼，听课人员限于人文学院小范围内，座谈会，人数约20人。如果记忆没错的话，应该是在五楼一个会议室里举行的报告。周劭初先生背向西，坐在比较靠里的长方形桌子短边，当时听课的老师有张天来、乔光辉、邵文实、白朝晖、李玫等。其时，谦逊低调的周劭初先生头发已花白，但精神很好，发型整齐，红光满面，自然拥有读万卷书的浩然之气，可以想见他年轻时也一定气宇不凡，后来，这从他著作里选用的照片中得到验证，当年的他确实是不折不扣的帅小伙，仪表堂堂，相貌俊伟。

周劭初先生的普通话不太标准，一听就是南方人，语速不快，很容易听懂。他不认为自己是聪明人，但年轻时敢想敢干，胆子也大，形势发展推动，后来就有了成绩。他没有固定的研究方向，随形势发展、随自己的兴趣爱好开展研究。在我看来，周劭初先生关于韩非子法家思想的著作发表以后，就在学界引发极大反响了。他很重视单篇论文的写作，写得也相当精彩，如《魏氏“三世立贱”的分析》、与程千帆先生的《〈春江花月夜〉的被理解和被误解》等论文一样，已成为中文系古代文学研究生专业课研习的经典案例。周劭初先生很欣赏复旦大学的陈尚君先生，讲了他的一些轶事，讲了他求学期间收藏同班同学的鞋子，用于放置分类的笔记卡片，并将鞋盒一一放在床下，时间长了，床下就摆满了鞋盒子。那时的学者就是这样重视笔记、下苦功做学问的。陈尚君先生是天才的后起之秀，非常年轻，但当时在学界已很有影响。周劭初先生还关注陈尚君的大作《司空图〈二十四诗品〉辨伪》一文在学界引发的强烈反响。经他介绍，我们都对陈尚君先生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，对如何做学问也有了一定的信心。

作为南京大学的教师，周劭初先生当年工作、生活条件都很艰苦，平时办公舍不得用信笺纸，笔墨都很珍贵。一家几口人挤在一间很小的屋子里，买来的书只能塞在床下面。逢年过节时，白酒要托人才能买到。现在条件好了，他鼓励年轻人要积极上进，要有奇思妙想，不要迷信权威。他讲自己顺应形势，写出了《〈韩非子〉札记》，讲自己如何写作《九歌新考》，讲自己从感觉李白立身处世奇异、不似传统的汉人入手，开启了研究李白之旅，写出了《诗仙李白之谜》等，都获得了不错的评价。

那次小范围的报告会上，关于李白的身世问题我还当堂提问了，周劭初先生也给予了解答，大意我还记得，就是研究要讲证据，有证据才能让人信服。周劭初先生的每一篇论文，在我看来都是观点新颖、持论有据，反复论证，密不透风，让人信服。他曾告诉台湾的某位学者说，东汉时期的文学家王粲死于麻风病，台湾学者很惊讶：你是怎么知道的？看了周劭初先生的论文后，非常佩服，认为写得好。

与时下一些狂热偏激的人士不同，周劭初先生对待日本人的态度比较理性。他认为日本人做事严谨，讲规矩，守时守信，重视学问的程度令人敬畏。他曾应邀到日本讲学。在日本的博物馆里，周劭初先生看到了唐代诗人王勃的《王子安集》，保存之完好，在我们国内都极为罕见，他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。

周劭初先生的文章，精品极多，《中国文学批评小史》是其得意之作之一，写成后在学界影响很大，他本人也很得意。他是“幸运”与“不幸”的结合体，早年身体不好，命运多舛，历尽劫波之后仍能取得如此成就，并安享晚年高寿，这是他个人之幸，也是南京大学之幸、高等教育之幸、传统文化之幸、时代之幸。

那次报告会之后，我怀着崇敬的心情，买了《周劭初文集》丛书一套，皇皇七大本，在攻读研究生和之后的工作期间，时时研读细思，深为叹服。后又借阅了国外留学生余历雄同学南大时写成的《师门问学录》，进一步加深了对周劭初先生的崇敬之情。

所幸自己生活在新时代，不需“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联营”。可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，捧起香茗一杯，端坐在书桌之前，品读周劭初先生的著作，享受读书人的快乐，人生倒也不再枯燥无聊。

那次报告会结束后，我还看到恩师张天来陪伴他的导师周劭初先生下楼，朝着威严雄伟的大礼堂方向，并排走在东南大学的法桐大道上，和煦的阳光洒在他们的身上，他们还在交流，而我们则在他们的后面远远地观望。现在想来，那是一道多么美妙的文脉相承的胜景啊，惊鸿一瞥！可惜当时没用相机拍下来，智能手机还没登上时代舞台。当时我在心里默默念叨，愿老先生保持健康，多多引领我等后学奋发向上。于我个人而言，周劭初先生培养出像张老师这样学养深厚的专家学者，我能够在张老师门下忝列数载，亲聆教诲，实属我的人生之幸。

惊鸿一瞥，已为永恒！

愿周劭初先生在天堂安息！

□ 朱成安

曾经驰骋于篮球赛场，如今挥洒于丹青世界，这是王连生截然不同的两个身份。

熟悉王连生的朋友，明显分为两个不同的领域，早期结交的多为球友，近期往来的多为画友，其退休前热衷于篮球，退休后沉迷于绘画，身份的转换，让曾经的球友大吃一惊，令如今的画友甚感好奇。

当然，已82岁的王连生，如今的心中愿望，就是怎样创作更多更好的画卷，办一台画展，出一部画集，其为实现这个愿望，好似又回到了昔日赛场，大有搏一搏的豪气，这也使曾经的球友、如今的画友，难得一起助力，使其早日实现愿望。

王连生1942年生于济南，新中国成立后，因其父来连云港铁路部门工作，故随父

安家连云港，后来其父虽然调到徐州，他依然留在连云港，学业完成后参加工作。王连生由于具有很好的身体素质，被选入篮球队，曾在江苏省篮球队服役多年。

王连生从省队回来，被特殊安排到连云港消防部门篮球队，此后到罐头厂，又到五七干校，后期到外贸部门，直至退休。从此，王连生开始转换身份，进入了丹青世界，其曾经在篮球赛场上的风采，已被录入“连云港篮球志”。

退休后的王连生整日与画为伴，而且坚持了二十余年，去暗暗实现自己一直埋于心底的绘画之梦，其青少年就有的绘画兴趣，被激烈的球场所淹没；在五七干校抄写大字报，时而配些画图，稍许有点画感；后来玩起盆景，也是间接感受画意。这些对于王连生真正走上绘画之路，无不大有裨益。

社林春游  
陆海林作

## 找春天

□ 张宜学

“春去春又回，花谢花会再开……”艳阳下暖风吹来，我带着孩子们走出教室去寻找，找春天，看看她藏在哪里。

哦，春藏在枝头。树上花落已经遥远了，枝头叶落在上个秋后，寒风肆虐地侵袭了一个冬季，这些光秃秃的树枝在寒冷里已经好长的时间了，它们是在接受一次军训吗？它们明明知道寒冬要来，却偏偏要褪去挡风的叶片，赤裸裸地站在冬风里，像冬泳爱好者一样，接受寒风冰雪的洗礼，让自己纯粹而健康地迎接春的到来。它们挺过了严冬，它们抗拒了冰冻，在艳阳里，它们舒展枝条，慢慢地把地下储存的美丽运送到枝尖，在每个芽苞上积蓄能量，等待着春天的一声号令。我的眼看到，在细长的枝头，那些芽苞从针尖变得米粒大小，又变得黄豆粒一样圆润，胀鼓鼓的，红红的，像孩子故意绷鼓着的腮帮，随时都会漾出笑靥。我知道，春正藏在那里呢……

校园的围墙上攀护着蔷薇树枝，它们在上个年份里极尽了全力去伸展枝条，把长长的手臂缠绕在铁栅上，在那里展示自己鲜艳的花朵，像是开一个个人画展，用千万朵粉嫩的花儿逗你的眼，惹你朝这里张望，却不敢伸手去采摘，因为它尖刺在守护着它的美丽。是寒风破坏了它的美好，撕去了那些繁华，清扫了那些残叶，蔷薇安静地潜伏在栅栏上，如今，它们正悄悄地吐芽，嫩绿嫩绿的，一点一点地，试探着春天，每一粒小芽

都像一个神秘的眼，画着翠绿的眼影，眨呀眨地，调皮地看着这新鲜的世界。一个探出了头，其他的也不甘落后，也伸长了脖子，伸出了手臂，要向我们招手。哦，春藏在蔷薇花上了……

流水潺潺，叮咚作响。在校园的假山上，有流水哗啦啦地奔流着。它们的声音有点兴奋，有些春的调子，听起来让心觉得舒展，是在欢迎春天的到来吗？此时，阳光温暖，有鱼儿做伴，流水的歌唱虽然没有轰轰烈烈，但是吹响了春天的号角。

飞花渐入眼，水声敲耳畔。走在木桥上，看着刚刚流放来的鱼儿，它们感受着陌生，这些新嫁来的新娘，在这清澈的新房里，顺从地在自己花园似的池塘里遛弯，适应着这水的味道，土的花芬芳，慢慢慵懒地游动，有一下没一下地抖动尾鳍，在沿岸审视着嫁给了怎样的纨绔子弟，打算着怎样在这个春天里活色生香，盘算着如何才不亏欠了自己，让自己享受生命里的鱼之乐。还好，春波荡漾中，鱼儿的委屈被俘获了，它们顺从地在这里安家，也许还悄悄计划着二胎三胎呢……哦，春藏在鱼的肚子里呢。

操场上，孩子们热火朝天地活动着，有的踢足球，有的长跑，有的练健美操，还有的打篮球……气喘吁吁，汗流满面，干脆脱去了棉衣，只穿着单件的衬衣，每个孩子都是愉快的，每个头上都是汗津津的，每张脸上都是笑嘻嘻的，他们是春天率先开出的花朵，奔跑着，嬉闹着，玩笑着，吐露着生机和活力。哦，春藏在孩子们的身上。

春天在哪里？在枝头，在池塘，在孩子们的脸上……

## 法制温暖

□ 龚延忠

把严肃的法制话题，用轻松喜剧的形式呈现给广大观众，张艺谋导演的新片《第二十条》又火了。我和前后左右的观众一样，全神贯注每一个画面。影片能对社会大众产生强烈的吸引力，缘于片中的人物形象丰满而具有现实意义，他们的挣扎和抉择都让人感同身受，观众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生活的影子，学习如何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。我家经历的一件事，就是个现实的例子。

几年前我的母亲还在世，在农村跟着我的小弟一同生活。那天傍晚，母亲帮我三弟家收拾完晒场上的粮食，穿过门前的道路回家，已经到了路边，突然被摩托车撞倒，不省人事。被送进县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，三天后脱险，转普通病房继续治疗。医疗费全由

王连生的作品以山水画为主，画面展现神州名山大川，可见其足迹走遍天南海北。山水画家“心师造化”到大自然中写生，是中国艺术创作中永恒的主题，“行万里路”“搜尽奇峰打草稿”，是山水画家的创作源泉。王连生二十余年写生不辍，心神与自然联通，得烟云供养，将精气神注入画面，挥洒心中对大自然的“迁想妙得”。

走进自然，对于退休后的王连生，曾经的运动员活力，得到充分的激发，其每到一处，都是激情满满，仿佛浑身充满一股神奇的力量，画笔挥起，墨气充盈，似有使不完的劲，欲把神奇自然全部化为笔底的淋漓元气，构成磅礴画卷，使心底的绘画之梦成为现实。

王连生的山水画多为写意，也有泼彩，在汲取古人山水画的技法表现中，借鉴当代

优秀山水画家的特殊技法，不论北方的雄奇风光，还是南方的秀丽景色，都被勾画得形神兼备。在大量创作中，王连生还将盆景艺术的表现技法融进画作，使画作中的树木很别致，大大丰富了山水画的多元化融合。

“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”，这是中国传统山水画对“天人合一”思想的体现。王连生二十余年的创作积累，使人生走进了缤纷多彩的丹青世界，其早期篮球生涯的“动态”，与如今绘画生涯的“静态”，可谓相反相成，相得益彰。如今，王连生将推出画展，一片春林绚丽的山水画卷，即是其着手成春的人生展现。

王连生画展定为龙年春季，并推出画集，此时天地迎来“春正好”，但愿“天人合一”龙行龘龘，82岁的王连生亦将开启“春正好”的艺术境界！

## 联缀的米兰花

□ 魏琪

在我如歌的生命流程里，忆怀幽谷中时常绽出一丛从清丽淡雅的米兰花，花朵不大，却执着地释放着浓郁的馨香，洒染着岁月的溪水，叮咚缠绵，难以穷尽……

我是带着童年五色斑斓的绮梦，走进那座近似于两个合院相连的小学。尽管许多年以后，我曾多次故地觅踪，试图找回孩提时教室与操场的影子，找回启蒙老师在我心灵上播洒甘露的印记，然终因沧桑变迁，旧梦难圆……

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一年级时早读的情景。那时天亮得似乎特别早，我和几个小伙伴摸黑走进没有电灯的教室，点燃了一盏自制的小油灯，在摇曳的光圈下朗朗诵读着一些新鲜的、很有意思的课文。班主任老师很快发现了这个秘密，她那时刚从师范学校毕业不久，年轻而秀气，在我们面前像个大孩子，举止言谈间透着亲切，却又又有几分威严。有一天清晨，当我们又一次打开课本的时候，教室的门口突然亮起了一盏带玻璃罩的煤油灯，亮晶晶的光束剪下她修长俏丽的姿影。我们一下子惊呆了，是老师来了！“这种灯更亮些，以后别来得太早，注意身体和眼睛。”这种近乎母爱般的关怀，一下子湿润了稚嫩的心田，勾勒了一个神圣职业的一段生动的细节。后来我把她写进一首题为《心灯》的诗里。

三年级的时候，来了一位姓蒋的老师。

听说是位部队首长夫人，可她除了有几分矜持外，一点儿也看不出做作与傲慢，她很亲近学生，时常邀请我们去她居住的部队大院打乒乓球。那球桌可比学校的水泥球台棒多了，锃亮的墨绿色，在上面打球真是难得的奢侈。

那是一个暮秋的黄昏，大块的乌云压住了天际，一阵萧瑟的冷风掠过，硕大的雨点飘然而至。正待放学的我们躲在教室里不知所措。我那天衣服又穿得特别少，突然降临的寒气使我有丝丝发抖。蒋老师匆匆来了，坐到坐在第一排的我有几分苍青的脸，明亮的眸子里流露出几丝焦虑。忽然她脱下了自己鹅黄色的毛衣外套，果断地披到我身上，而后扬起脸朗声宣布：“校门口的水沟里积满了水，上面的青石板打滑，大家排好队，由我一个一个背过去。”于是，迷茫秋雨中出现了一幅美丽的名为《桥》的油画意境。

当我走进高中读书的时候，恰逢“治理整顿”的清风吹来，梦寐以求的学府之门即将对我们洞开。尽管这个梦幻随着不久而来的“反击翻案”运动而飞逝。可我依然是那么深深地感激几位品格高尚、学识丰厚的师长，他们拿出了自己珍藏多年的高考复习资料送给我。一位语文老师偏爱我文科素养，专门为我拟定了若干个高考模拟作文题，让我循序渐进地试做，并从中挑选了几篇推荐到有关报刊。二十年后的一次师生重逢，我目睹着老师鬓发染霜的容颜，深情地讲述了这段往事。他们眼里闪烁着莹莹泪光，喃喃地说：我们最大的幸福，莫过于你们茁壮成长……

或许是那些个老师期待目光的注视，或许是他们给了我前行的底蕴与灵感，当阴霾散去，春意沁脾的时候，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考进了一所师范学校。临行的那个夜晚，我的母亲——一位从18岁起便开始教育生涯的老教师，心语款款，如泉清澈：“做教师，也许一辈子平平淡淡，不会闻达。但在你的学生成长成才的历程中，他们将注入思想、智慧和信念，并使他们受益终身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这是多么伟大而崇高。我在讲台上站了40多年，真的还没站够哩。如果有来生，我依然会无怨无悔地选择这一职业！”

这座百年老校因曾是一方革命的策源地而名闻遐迩，校园里古榭亭阁，庭径幽深，林木修茂，煞是迷人。教室后边是一片葳蕤的杏梅园，挂果时节，一盏盏娇艳欲滴的“小灯笼”飘散着馥郁的甜香。我们班自办了一份文学小报，便给它取名“杏梅园”。多少个霞彩初露之晨，我们在园里吟诵诗文，畅谈理想……在这以“治学严谨”而著称的环境里，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文学名著和其他专业书籍，并从知识精深、诲人不倦的师长们那里学到了为文为人的率真与豁达，如同熠熠生辉的路标，将长久地照耀我的人生之旅……

我离开教育园地已经很久了。后来我的女儿也走进了这所苍翠环绕的学府，亦要从事这“太阳底下最美好的职业”。在学校组织的“园丁颂”演讲比赛中，她深情地述说：“……毛泽东做过教师，李大钊做过教师，鲁迅先生也做过教师。他们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和高尚的人格魅力，滋润、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共和国的诞生，前仆后继，血沃中华。明天，我也将成为一名教师，我将在前辈们的学养、品德的哺育下，永不辍止地躬耕于芬芳园，为‘人民教师’这神圣的称号增添更加璀璨的光芒！”

担心。队里待处理的事比较多，等有空时把双方约到场，协调一下就行了，让我们回家等通知。

一个月没有消息，两个月没有消息，三个月还是没有消息。中途四弟去中队打听，被告知肇事者一直外出务工，找不到人。事故没处理，母亲比儿女还焦急，整天唉声叹气。

先行调解，是处理矛盾纠纷的必要步骤。由于四弟多次请求中队负责人帮助调解，临近春节时，双方终于在队部见面。我们自愿放弃陪护费赔偿，只要赔偿医疗费药费。肇事者同意，刚要在协议上签字时，他妻子将笔夺下，二话不说，拉起丈夫扬长而去，调解人只是笑笑而已，从此再无下文。之前听到的传言和猜测似乎得到了印证。

兄弟姊妹对母亲都很孝顺，如果母亲

是生病住院，我们会争着花钱。就是遇到车祸，如果肇事者家庭是贫困户，我们也不会为难人。可是现在这种情况，太让人憋屈。有个在政法部门工作的老乡出主意，避开上述不作为这条线，走司法援助路子试试看。

司法援助本来是针对经济困难当事人实施的，我们是在寻求依法依规处理问题中，遇到不便言说的困难而求助的。我们向县司法局提出申请，由县司法局指派援助律师。律师收集好有关证据和资料，向法院提起诉讼。法院向肇事者送达传唤通知书，按程序作出判决，限量限时赔偿钱款。在法律的震慑下，肇事者按时如数兑现了赔偿，包括陪护费、赔偿款由律师代收，交与我家人。一个多月的时间，了结了拖延一年多的问题，悬在一家人心上的冰块随之融化。艺术来源于生活，是生活的再现。